

知识叙述与质量控制 :从后现代主义到后福特主义

——两种远程教育媒体教学思想的平行比较研究

李文星¹ 张亚斌²

(1.包头师范学院 文学院,内蒙古包头 014030;

2.北京广播电视大学 远程教育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颠覆传统教学结构的知识叙述模式,后福特主义是一种讲究质量控制的教學模式,二者都对于远程教学媒体教学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一种拒绝市场资本主义的远程教育媒体教学流派,后现代主义为我们正确认识远程教育媒体教学中的有价付费问题、福利教学问题,提供了可以参照的视角;而后福特主义则告诉我们,借助这种远程教育教学的产业化模式,有助于我们降低高等教育成本,加强远程教育媒体教学的质量控制,减少学习者的教育投资,实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

[关键词] 远程教育;知识叙述;质量控制;后现代主义;后福特主义

[中图分类号] G40-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008(2009)02-0017-04

在人类现有的教育思想中,对远程教育影响最大的教育思潮当属行为主义和建构主义无疑,但对远程教育的发展、冲击最大的两种学术思潮却是后现代主义和后福特主义。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后福特主义则经历了从福特主义到新福特主义再到它自身的漫长演变。然而,这两种看似完全不同的学术思潮,却对远程教育的媒体教学思想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正是在对这两个学派的学术思潮的传承性比较、差异性比较研究中,我们体会到了一种比较另类的远程教育媒体教学思想。

一、远程教育媒体教学 :从叙述真理知识到叙述信息意义碎片

“后现代”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20世纪40—50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在文学、建筑等艺术领域里流行。此后,“后现代”又被一些美国理论家引入学术领域,用来描写某些与现代主义迥然有异的文化特征,后现代主义与法国后结构主义和美国新实用主义结合,成为西方盛行的一种综合性的哲学与文化思潮,开始在各个学科得到渗透和应用,并成为—个热门话题。

利奥塔(1979)认为,人类现有的知识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叙述知识”;一种是“科学知识”。“叙述知识”能够给人提供“内在的平衡与欢娱”,它是构成真、善、美、自由、正义、公平、幸福等价值理念的最恰当的文化表现方式,它能够通过描述、指代、象征、比喻、质疑、评价等“语言游戏”,对知识进行剖析;而“科学知识”只涉及真理的限定与选择,它对于无法实证的知识历来持怀疑和排斥态度,在人类现有的科学知识体系中,由于能够被完全证实或者被人们无条件接受的“科学知识”是不存在的,这样使得“科学知识”永远成为人们

脑海中的一个美丽的幻象,它虽迷人但却并不真实。正由于此,利奥塔指出,“科学知识”也是“一种话语”式的“语言游戏”。至此,人们习以为常的“知识”价值系统在他的研究中,产生了严重的“合法化危机”。

不可否认,利奥塔的目光是敏锐的,他已看到随着计算机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处在后工业社会的现代文化人,正在经历着一场严峻的社会文化挑战,由于知识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改变,以学习化社会和信息化社会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使得人类的教育也在经受大众化、信息化、符号化、形象化、商品化、消费化、福利化的严峻考验。值得庆幸的是以信息社会为特征的后工业社会为人类大规模发展远程高等教育,提供了功能各异、性能先进的大量的大众传播媒介,这一切,已经为人类借助教育技术和远程教育平台,形象化地、操作化地发现知识、建构知识,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尽管人们业已发现知识的增长,不可避免地教育的商品化和消费化发生着千丝万缕的社会文化关联,但不可改变的一个事实是:传统的学校教育教学模式与正在崛起的远程教育教学模式,形成了一道深深的“文化鸿沟”;而习惯于传统课堂面授的教育者也因为知识传播媒介的改变,与痴迷于远程教育媒体教学模式的学习者,形成了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重视知识填鸭和考核的传统知识考评模式,与倡导知识创新能力培养的学习测评体系,使得教师和学习者同样也在承受着知识传授和知识建构的两难选择。一种不为人们察觉的“教学鸿沟”正在教师和学习者之间的心理上,留下难以消除的阴影,教学改革已在所难免,人本主义的许多教学理念和考核方法,对于身处后现代教育话语体系中的大学,留下了许多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

远程教育媒体教学模式的出现,最大的社会冲击还在于

加速了“元叙事”传统学校教育课堂教学模式的解体,那种人们早已习惯了的对于知识进行原样迁移的“宏大叙事”陈述方式,也已受到人们的怀疑。由于分析哲学的影响,人们坚信,学习者对于媒体所呈现的知识,做出超过原质的建构、反思、分析、判断、评价、批判、创新的主体接受方式,正在成为人类远程教育教学中心的模式景观。历史上曾经被人们奉为经典的以维护科学合法性为旨归的“启蒙型知识叙事范式”和以探索真理为人文追求的“思辨型知识叙事范式”,已经引发了新的教育价值、教学革命危机,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之后的人类教育教学格局,正在经受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诚如利奥塔所言,“简单地说,我认为,‘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metanarrative)的质疑”^[1]。我国学者刘象愚、杨恒达、曾艳兵在评价人类教育所出现的这种时代性变革时指出,后现代主义的滥觞,使得“人们渐渐认识到,科学不再是真理的化身,而是沦为多种语言游戏中的一个类型,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而不能作为判定叙述知识等其他语言游戏和发行的标准”^[2]。

事实上,正在丰富的远程教育媒体家族,因为其高度发达的多媒体知识语言叙事策略和艺术化知识叙事策略,为其所出现的教学娱乐化、游戏化特征,为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叙事规则,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脚^[3]。面对丰富多彩的远程教育教学媒体,人们坦言,没有人可以掌握的所有知识媒体传播语言,各种知识媒体语言之间所存在的这种文化不可同约性,使得我们愈发认识到,所有的媒体都在追求知识叙事的同质化、普遍化“知识共识法则”的同时,也给予我们各种媒体知识表达的“语言歧异理念”,不同媒体之间的知识结构形式分歧以及教学艺术话语立场差异,正在使得习惯传统学校教育模式的教师和学习者,内心生发出强烈的文化冲突,那种“一元(课堂面授)两边(教师和学习者)”的陈旧教育教学观念行将崩溃,更有生机的“多元(多媒体)、多边(多名师生之间、多名生生之间)”远程教育媒体教学模式日出东山。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后现代主义远程教育媒体教学模式的知识重建,引起人们的高度注意,人们不断探索、尝试解决不同远程教育教学媒体知识重建的语言游戏规则问题。

后现代主义者让·鲍德里亚所提出的有关后现代社会是一个由模型、代码、信息以及高科技传媒手段所支配的符号化社会的论述,已给我们描述出了这个社会的“仿真世界”的本质。在一个充斥着报刊、电影、广播、电视、网络、数字游戏等大众传媒的社会里,人们的生存空间已经被高度压缩和挤占,学习者不得不将自己封闭于视频、多媒体和网络“教室”之中,生活在“超真实”的由远程教育教育教学媒体所创设的虚拟大学之中,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知识仿真世界里,他们面对瞬息万变的媒体知识信息流,时而欣喜、时而亢奋、时而激动、时而困惑、时而茫然,他们逐渐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知识信息符号所淹没。叙事中心已经被严重消解,讲述语言承受了空前破坏,教学主题几乎被完全颠覆,文本结构已经被严重拆解,知识深度遭遇到普遍拒绝,课堂艺术转换成游戏表演,意义接受演化为官能享乐,学习者在乐此不疲的媒体教学工具的痴迷与沉醉中,正在变成沉默的、孤独的大多数。

媒体和信息的力量无处不在,“表现在客体的狡黠天赋

中,表现在纯粹客体的迷狂形式中”,而且还“表现在它战胜主题的各种策略中”^[4]。显然,这样的结局谁也不能预料的,正如鲍德里亚所言,“世界的特点就是不再有其他可能的定义”,人们“所能够做的事情已经被”媒体“做过了”,“世界已毁掉自身”,媒体“解构了它所有的一切”,“剩下的全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被人们称之为“信息”,在远程教育中,则被人们命之曰“知识”,“人们所能做的只是玩弄这些碎片”,玩弄这些“知识的碎片”。“玩弄碎片,这就是后现代。”^[5]

与鲍德里亚的观点相比较,美国学者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教育的文化描述或者更具积极性,他认为,“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人们对它进行调查的社会学状况,现代性属于叙事范畴”,“现代性永远是一个有讲述内容的故事。”^[6]按照他的解释,现代性的本质其实就是叙事,而现代远程教育无疑正是这样一种恰当的叙事形式,它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这个叙事平台,将人类的知识传授活动变得日趋平面化,使得远程开放大学的师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知识碎化,在远程教育媒体这个“讲述者”所讲述的“故事”中,知识的现实世界正在被媒体的现象世界所取代,现实的生活教学环境正在被虚拟的媒体教学情境所代替,科学的知识文本结构正在被艺术的文化审美解构所替代,教学主体的人格异化正在被工具主体的理性碎裂所代替。

在知识真理不断地媒体文明碎化的过程中,他们最终演化为遭受媒体操纵或控制着的教育者或学习者,似乎只有通过知识拼图的方式,才能还原媒体叙事所表达的知识结构的庐山真面目。在具体的现代远程教育过程中,他们面对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后现代教育文化语境,大量的已经被完全商业化的媒介,正跃跃欲试,着手改变着所有人已成定式的传统教育文化心理,试图利用到处拼贴着的知识信息碎片,取代人们习惯接受的课程知识结构。远程教育媒体教学过程中,人们无法回避的唯一选择,就是必须接受这种靠媒体教育理念引导的、比较时尚的远程学习方式,并且将其作为自己唯一的教育消费方式。

二、远程教育媒体教学:从控制课程资源选择到控制人才培养规则

后现代主义的远程教育媒体教学思想表明,技术发展是社会变革主要力量,正是它在将信息和知识推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前台的同时,也将商业主义、消费主义的远程教育媒体教学思想,引入开放大学的理念当中。说到此,我们不能不提到远程教育界被日益关注的后福特主义,因为就是这种发轫于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思潮,不仅使得人们对于传统学校教育的旧模式产生了质疑,而且对于人类探索远程教育的新范式提供了新的期待和新视角。

在远程教育媒体教学领域,福特主义的最大应用就是流程化的机器教学工艺方式,这种教学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教学过程分割成一个环环相扣的教学环节,结果使得人们习以为常的教学艺术逐渐被教育技术所取代,人们习以为常的教师角色逐渐被教学机器所代替,教学工序从此得到最大

的简化和优化。福特主义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它的最大贡献就是造成了人才的大规模培养,就像大工业机器生产线上的产品的批量生产、大量生产模式一样,它为人类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构建全民终身体系,提供了无限的社会可能和强大的技术支撑。除此之外,福特主义的对于远程教育媒体教学的重大影响就是它直接推动了一个标准化的工业化教学模式的形成,使得开放大学的办学水平、办学能力大幅度提高。而且它的直接后果,就是降低了人类高等教育的办学成本,导致了开放大学办学效益的显著提高。

如果说“福特主义”更看重人才的生产模式的话,那么“新福特主义”则更强调管理对于远程教育质量控制的重要作用。作为一种从“福特主义”基础上提升出来的一种现代管理模式,它并不像“福特主义”者将系统分配、消费福利看作是影响远程教育的重要变量因素,而是认为只有将开放大学高层引发的媒体教学过程变革和人才培养的产品不断更新,与处于最低层的学习者的劳动职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以更多的远程教育项目品种和更高的远程教学质量,来抵消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的规模效益的下降。所以,“新福特主义”者认为,只有以机制更加灵活、服务更加多样的远程教育媒体教学支持服务系统,来代替过去那种办学机制僵化、办学层次较为单一的远程教育媒体教学支持服务系统,才能真正取得办学规模和效益的双突破。

在新福特主义者的视野中,开放大学的远程教育教学越来越像一个时空分离条件下的标准化课程资源的大量生产和发售方式,或者说越来越像个纯粹的远程教育支持服务系统,它用优质的教学售后服务于该系统的所有学习者。在新福特主义的远程教育媒体教学模式中,教师的主体作用和专业技能不大可能发挥,也许在后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现实环境中,它能为每一位学习者所做的事情就是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资源,它的最大贡献其实就是将原本用于媒体教学的教学人员,转化成名副其实的的教学行政管理人员、教学资源设计人员、媒体教学服务人员、学习指导人员。一言以蔽之,是他们被赋予了这样一个最大的权力,为学习者提供多样化支持服务的自主权。

与新福特主义不同,后福特主义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产品更新、过程变革和劳动职权这三个变量都应当有更高层次的取值,而不是此消彼长。因此,同新福特主义的论调相反,这种生产管理解除了泰勒主义的劳动分工和严格的管理控制,注重发展有高度专业技能和充分职权的劳动力。具体到远程教育媒体教学这种工艺模式中,远程教育的方式是分散灵活的,但其灵活性不是以削弱教师的主体地位为代价来获得的;相反,它是主张通过教学人员强有力的教学自主控制权来实现对课程设置的快速调整,从而适应远程学习者的学习心理需要变化。这也就是说,它主张保持各种学习模式之间的整体性,而不是对之进行人为割裂,以获得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架构。

因此,后福特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形成了新的人才培养规则,这些规则瓦解了新福特主义通过标准化服务批量生产人才的理论基础。它主张远程教育媒体教学规模的增长,取

决于开放大学是否能够开发教师的智力机能、知识潜能、教学技能和服务职能,只有在远程教育媒体教学中,无论是专业开设、课程设置上,或者是教学计划、资源建设上,充分体现本校教师的特色和优势,才能最大限度满足学习者的学习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学习者接受远程教育的媒体教学,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远程教育媒体教学社会服务圈,带来开放大学学生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办学规模的大幅度提高。

基于上述原因,后福特主义者认为,在学习者的学习场所不断增加的今天,不管是在学校、家庭、工作单位、旅途,还是在其它一些社会公共场合,开放大学在更加凸现对象、目标、场所、媒体、资源、方式的开放性同时,强化教师媒体教学组织主动权、进度控制权、管理自主权和关系协调权的发挥。只有对不同学习心理需求的学习者实施分层管理、分类指导,为其提供具有针对性的远程教学支持服务,才能真正做到“以学习者为中心”,指导他们进行“自主学习”。

三、远程教育媒体教学:从质量控制教学模式到工业化社会教学模式

后福特主义远程教育媒体教学规则对我们的最大启示是重新审视和反思现行的远程教育媒体教学制度,重新认知、评价和定位远程教育媒体教学中的人力资源开发问题,尤其是对远程教育媒体教学中的教师角色和学习者角色扮演技术,做出重新设计。毫无疑问,后福特主义远程教育媒体教学模式是对仅仅通过劳动报酬和社会福利制度调节远程教育媒体教学规模办学策略的新福特主义思想的一种历史反拨,也是对仅仅通过劳动力保护法和建立高度弹性的教育市场的远程教育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种否定。它立足开放大学通过与政府、企业之间的精诚合作,建立一个由教师针对学习者的扁平型的远程教育媒体教学组织平台,从而给所有学习者创造一流的自主学习条件,创设一流的协作学习环境,开发一流的交互教学资源,实施一流的教学计划指导,提供一流的教学支持服务。并主张通过教师与学习者的合作式、参与式远程教育媒体教学管理,建立一种高度信任的远程教育媒体教学制度和运行机制,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远程教育媒体教学服务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使得远程教育媒体教学培养的人才真正成为市场需要的、产品规格整齐的、技能一流的应用型人才,以创造一个远程教育媒体教学的经济神话,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强开放大学的市场竞争力。

后福特主义远程教育媒体教学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仅仅通过价格上的竞争,而不是采取措施大大提高远程教育的媒体教学质量,或者说教学支持服务的质量,要获得远程教育办学效益的最大化是不可能的。当然,它也更不可能刺激远程教育向着“教学——质量——效益”的良性循环模式进行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当今这样一个知识经济时代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学习者需要接受高水平的便捷的高等教育,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远程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必然。可以说,共同的心愿,已经将教师和学习者通过开放大学的远程教育媒体教学平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学习者

在持续不断地谋求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的、更加多样化的远程教育媒体学习机会的同时,也为开放大学打造一支受过高度专业化训练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历史契机。

教师作为一种全新的“知识工人”,在远程教育媒体教学流水线上施展才华的机会越来越多,似乎只有远程教育的媒体教学平台,他们才能真正维系生存,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作为“知识工人”就成为保证远程教育媒体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规格的核心生产力与核心竞争力,正是他们的存在,才使得开放大学的媒体教学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得到最大限度地盘活或优化。由此可见,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颠覆传统教学结构的知识叙述模式的话,那么,后福特主义当是一种讲究质量控制的教學模式。

后现代主义远程教育媒体教学观对我们的现实指导价值是:远程教育是一种借助媒体再现情境完成知识叙述的教学结构模式,作为一种以影像文本和网络文本为教学基础的、以空中课堂为教学空间的“互动式”教学模式,它与传统以印刷文本为教学基础、以面授课堂为教学空间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完全不同。如果说,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是一种工作坊式的教学模式的话,那么它则是一种工业化式的教学模式。不过,尽管它是一种工业化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但是我们不必奢望一定要通过提高远程教育的投资成本,才能提高远程教育的办学效益;相反,作为一种拒绝市场资本主义的远程教育媒体教学流派,它为我们正确认识远程教育媒体教学中的有偿付费问题、福利教学问题,提供了可以参照的正确视角,它的通过提高教师的劳动力成本、建立一种更富有弹性教育市场的主张,为我们避免进入远程教育媒体教学的高收费误区,保护学习者的权益,提供很好的理论指导。既然远程教育媒体教学模式是一种能够适应用全球化背景的、一种更加工业化的、一种成本更为低廉的、更能满足学习者需要的福利化的远程教育模式,那么就让我们让它真正释

放和发挥出它的教育潜能。

后福特主义所倡导的远程教育教学的产业化模式,并不是说远程教育是一个产业,相反它是在说,借助这种远程教育教学的产业化模式,有助于我们大力发展远程教育事业,降低高等教育成本,加强远程教育媒体教学的质量控制,减少学习者的教育投资,实现资源共享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和民主化。而这些,恰恰正是人类大力发展远程教育的初衷和动机所在,也是教师和学习者的共同社会心愿,是远程教育媒体教学规律的必然趋势,更是远程教育经济学的本质所在。

由此可见,远程教育媒体教学模式应当是一种能够支持政府、大学、教师和学习者关系高度和谐的大学教育模式,也是一种能够赢得人们高度信任的充满人性化的、具有强烈人文关怀色彩的大学教育模式。由于这种大学教育模式面向社会,办在社会,发展在社会,而且也是在为社会的文明发展,做着划时代的历史贡献。因此,远程教育媒体教学模式将是一种非常富有前途的工业化社会教学模式,而这也正是后现代主义远程教育媒体教学理论的核心所在。

[参考文献]

- [1][2]刘象愚、杨恒达、曾艳兵.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8:264.
- [3]张亚斌.远程教育教學媒体选择的程序操作论[J].远程教育杂志.2007.6.
- [4][5]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2:147—146.
- [6]詹明信等.回归“当前事件的哲学”[J].读书.2002.12.

[作者简介]

李文星,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张亚斌,北京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Knowledge Narrating and Quality Control: From Post-Modernism to Post-Ford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distance media teaching theories

Li Wenxing¹ & Zhang Yabin²

(1.School of Literature, Baotou Teachers' College, Baotou Neimenggu 014030;

2. Beijing Radio & TV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st-Modernism and Post-Fordism, the current paper points out that Post-Modernism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structure of knowledge-narrating mode and Post-Fordism emphasizes quality control. Both two theories have great impact on distance education specializing in media teaching. Declining the market capital, Post-Modernism clarifies payment and welfare education in distance media teaching and provides us with a reference. Post-Fordism tells us tha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distance education helps us to reduce higher education cost, enhance quality control in distance media teaching, cut down on the investment from the learners, and to popularize the democratic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 Distance education; Knowledge narrating; Quality control; Post-Modernism; Post-Fordism

本文责编:陶侃